



“来了·小花城”原创儿童文学书系

主 编 孙建江 | 副主编 孙玉虎

笛音故园

孟 飞◎著

“周庄杯”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特等奖得主

一位历经磨难的乐亭大鼓盲艺人，

以大爱、睿智之心，拥抱清寒小村庄里迷茫的人们。

南方出版传媒·花城出版社

“来了·小花城”原创儿童文学书系

主 编 孙建江 | 副主编 孙玉虎



笛音故园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笛音故园 / 孟飞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8.7
(“来了·小花城”原创儿童文学书系 / 孙建江主
编)
ISBN 978-7-5360-8655-5

I. ①笛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1568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策划编辑: 程士庆
责任编辑: 李珊珊 蔡 安 欧阳衡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**WONDERLAND** Book design

书 名	笛音故园 DI YIN GU YU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6 3 插页
字 数	100,000 字
版 次	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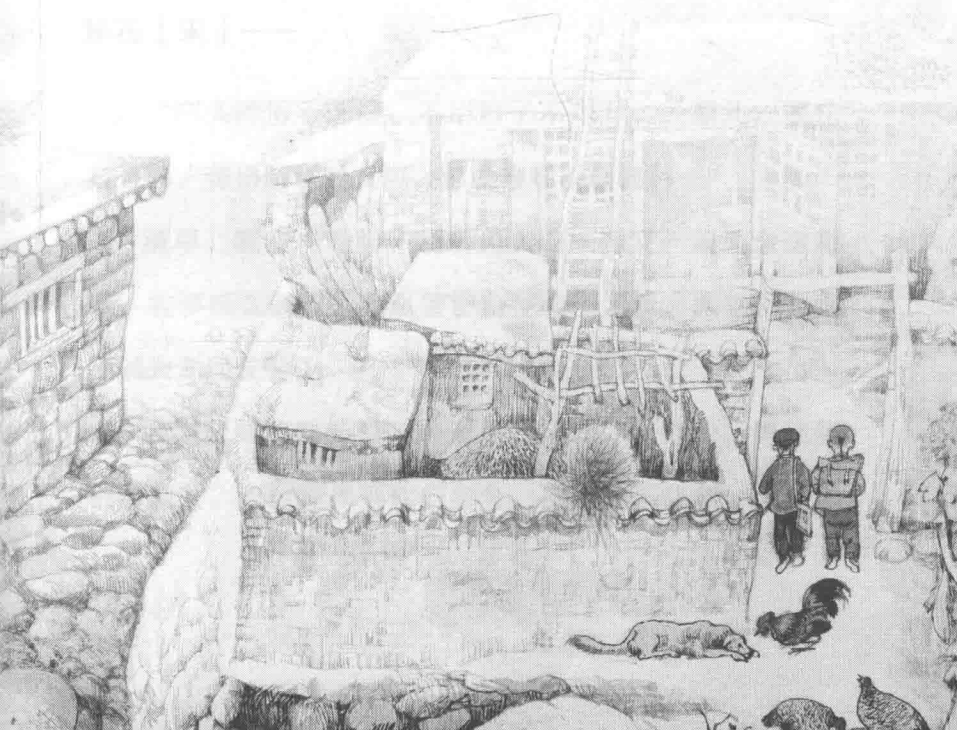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- 1 第一章 乐亭先生
85 第二章 芹芹姨和小五舅



第一章 乐亭先生

1

“剃头师傅手艺高，不用剪子不用刀，一根儿一根儿往下薅，薅得脑袋起大包，你说糟糕不糟糕……”

清早，我刚一睁眼，就听见大龙一遍又一遍地念这童谣，腔调那么顽皮。我趴着窗台往院子里看，原来，姥姥正给大龙理发呢。

我想起姥姥昨天说，今天是二月二，龙抬头，男孩们都得理发。我悄悄来到他们身旁，趁姥姥不注意，伸手往

大龙头上猛薅一把，转身就哈哈大笑地往外跑。

“一根儿一根儿往下薅，薅得脑袋起大包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！”我嘴上念着，跑进西院儿。

西院儿是个空院儿，听姥姥说那里从前是福良铺小学，妈妈小时候就在那儿上学。几年前，福良铺小学撤并到北边大定府去了，房子就空着了。我喜欢溜到西院儿去玩儿，妈妈待过的地方，我都喜欢。

西院儿很气派，高高的青砖院墙，有两进院，都有门楼，不过没人管，门随便进。我从门楼进去，里头是个好大的院子，据说从前是小学的操场，东北角上有棵大槐树，一人多高的地方分杈，上头搭着木板，那里就成了个台子。姥姥告诉过我，妈妈小时候当学校的宣传队员，就是站到这个台子上，在上头唱《对花》、念报纸上的新闻。

我爬到槐树台子上，轻声唱起妈妈教我的《对花》：“春季里来什么花儿开？春季里开的是迎春花。迎春花开什么人儿戴？战斗英雄戴起来……”

我边唱边朝院门儿看。妈妈会不会突然进来？妈妈会

来，妈妈不会来，我翻来覆去地想，这么想着想着，眼里就都是泪水，视线模糊了。

隐隐约约，我瞧见一个人进来了，是妈妈！她手上拿着刚给我缝好的衣裳，轻轻一跳就坐到我跟前了，笑眯眯地把衣服披到我身上，说：

“还没锁扣眼儿呢，先试试大小吧。”

等我把衣服穿上身，妈妈拽拽我的衣领，抻抻衣襟，左看右看，说：“好像过于肥大了点儿，也行吧，你这一去，得在老家待上至少一年呢，等明年这时候，你肯定比现在长得高了，这衣裳也还能穿。”

“妈妈，咱们老家在哪儿啊？”

“在河北玉田啊，我们村叫福良铺。”妈妈说着，帮我把衣服脱下来，穿针引线，一边锁扣眼儿，一边接着给我讲，“福良铺呀，不大，有一百来户人家，五百多口人，牛姓和刘姓是村里的两大姓氏，姓牛的人家住在村东，姓刘的人家住在村西。村子四周呀，是大大小小的水塘，它们像珍珠项链一样环绕着村子。水塘里生长着成片的芦苇，到了夏天，芦苇绿得让人心醉，芦花起伏飘荡，

好像是成群的雪白水鸟在翩翩起舞。等到了秋天，天空湛蓝湛蓝的，芦苇呢，金黄金黄的，水面清凌凌的，四周静悄悄的，人站在水塘边上，心情恬静极了。这些水塘里呀，最大最美的那个叫‘亮水白儿’，水面又白又亮，像一面没边没沿儿的大镜子，塘底的细泥细得呀，像丝绸那么柔滑，姑娘们用细泥洗头发，乌亮乌亮的……”

“老家都有谁呀？”

“有你姥姥、老舅、老妗子，还有大龙。大龙比你大一岁，你该管他叫哥哥。到了老家，你跟你姥姥住东屋，你老舅他们住在西屋。你五岁半了，要懂事，不能像在咱们自己家这样吵人，记住了吗？”

“嗯，妈妈千万记得早点接我回来啊。”说着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
突然，一阵嘈杂声，眨眼的工夫，妈妈就不见了。我摸摸脸，脸上全是泪水。原来，刚才做了个梦，梦见的是去年我来老家之前的事儿。

外头有人嘶喊，敲敲打打震天响，出什么事儿了啊？我从槐树台子上下来，跑出去。刚出去，又吓得缩了回

来。我躲在门楼后头悄悄往外看，只见迎面走来黑压压一大帮瞎子，他们打着镲儿、敲着盆，嘴里怒吼着，从村东头往西来。他们挨着每家门前经过，走走停停，一停下就密集有力地打镲儿、敲盆，声音愤怒得很，地面、院墙都跟着震颤，连树上的老鸹也没法待了，在空中低旋。我只好把耳朵捂起来。他们的敲打声那么激烈，一开始我听不清他们在怒吼什么，后来才弄明白，他们喊着让欺负乐亭先生的臭小子们出来，他们要讨个说法，我一下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了。

一块堆儿来那么多盲人，一色儿破旧的衣裳，黑压压的，每个人脸上都极严肃、愤怒，他们说挖地三尺也要找到那些欺辱人的小孩儿，那阵势把大人们也惊住了。我悄悄观察，发现跑出来看热闹的小孩都是女孩，没有一个男孩，那些男孩，平时欢实得比野兔跑得都快，现在全都吓得躲起来啦。

盲人们悲愤地走着，已经走到四姥姥院儿门口了，眼瞅就要到我们院儿了，我赶忙跑回去。大龙像一只瘫软的小赖熊，黏在姥姥怀里，他在哭呢，又不敢出大声，说啥

不让姥姥下炕。

我告诉大龙，瞎子们只是敲敲打打，嚷嚷着要找人，可也没见往谁家屋里进，乐亭先生本人并没有来。大龙不听，怨我怎么把门开了，得跑步前去赶紧给他关上。我跺脚：“哼，才不关呢，谁让你欺负乐亭先生？！”姥姥点着大龙的脑门儿，问他这会儿豹子胆都哪儿去了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哎呀，大龙吓得尿裤子啦。

盲人们绕着村子打镲儿、敲盆，喊着找不着那些欺辱人的小子绝不离开，那声音能把人心震出来，我吓得也不敢再跑出去看了。大队干部来通知各家各户，赶紧到大队部开会商量个办法。

盲人们又敲又喊，为乐亭先生抱不平，是因为，在腊月二十七那天，福良铺的小男孩儿们集体捉弄了乐亭先生。怎么捉弄的呢？他们在乐亭先生经常走的路上设置了路障，故意把他砸了。乐亭先生受了欺辱，独自对着村北的大水塘“亮水白儿”吹了一宿笛子，等他回到家里，发着滚烫的高烧，时而清醒时而昏迷。盲人们听说了他的遭遇后，一个转告一个，过了正月就集合到一起，找到福良

铺来了。他们喊着让干坏事的人出来赔礼道歉，可是，参与干坏事的男孩儿全都猫起来了，没一个敢走去道歉的。

大队开会定下，先不论谁家的孩子参与了、谁家的没参与，各家都回去生火，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，在大队部摆席，请盲人们吃一顿好饭，向他们道歉。

就这么的，盲人们没有再多争执，吃了晌午饭后，有的在条凳上躺着歇晌，有的起身拿着小竹棍嗒嗒嗒敲着，往回走了。

那天白天还算晴朗，傍晚时分，下起小雨来了，母鸡咕咕叫着往窝里跑。屋里昏暗，雨声绵绵的，我去摸粉彩花瓶上的小鸟，又翻姥姥的梳妆匣子玩了一会儿。天黑了，饭桌上掌上煤油灯，我们吃饭了。晌午，老妗子摊的鸡蛋咸食送到大队部，没舍得全送去，留下一些，我们晚上就吃这个。咸食是用油煎的，我们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食物了，一边吃咸食，一边喝玉米糊糊，像是到了天堂。

大龙吃着吃着，呜呜咽咽哭起来了，诉说道：“都怪我们司令牛大民啊，那天，他说要教训教训乐亭先生，叫我们全都得去呀。我们以为是闹着玩儿的，没敢往路障上

搁太重的东西，谁知牛大民是来真的，往上加了两块大石头，把乐亭先生砸着了！”

姥姥、老妗子劝大龙别哭了，说瞎子们都走了，他们已经好了，不会再来找了，大龙这才收住哭声。可他却把咸食整碟端到自个儿跟前，大吃特吃起来，还用手挡住让我夹不着，气得我跟姥姥告状，让她管管。

姥姥正和老妗子说话呢，从碟子里夹了一块咸食给我，当我又拍她胳膊要的时候，大龙却把空碟子往我跟前一推，得意地抹抹嘴儿，一溜烟儿跑了！

姥姥和老妗子聊得那么投入，我跟她告大龙的状，她嘴上只说：“等我打他。”我能看得出来，她是在应付我，是想让我不要打扰她俩聊天。她们在说什么地主小老婆的事儿。

老妗子小声说：“牛广福不是牛瘫巴亲生的，这我听人议论过。他妈当过地主的小老婆，我才头一回听说，真的啊？”

“噓，那都是解放前的事儿了，谁给你说那个呀。咱们西院儿原来那户人家，当家的姓闫，叫闫义武，是外来

入赘女婿，有钱着呢。在福良铺买有几十垧地，盖的房子又大又阔气，雇有长工，还有好多个老妈子，娶有两房老婆。1947年秋天‘土改’，工作组和贫农团天天开会，西院儿老闫家当然被定为地主，全家人都给轰出去了。”姥姥放低了声音，神情透着好像有什么秘密，我就爱听她讲神神秘秘的事情，趴到她膝盖上竖着耳朵听：

“有天夜里，下着大雨呢，这家人悄悄溜回西院儿，把值钱的东西收拾收拾，套着马车跑啦。说也怪了，我们就住隔壁，怎么连一丁点儿动静都没听着呢？第二天早起，就听外头有人吵吵，说那家子人都掉‘亮水白儿’里去了，我们就跑去看。哎呀，都捞出来了，一家子人哪，那个男的还有他的大老婆、两个小孩子，惨哟。是下着大雨没看清楚道儿，还是太慌张，把车赶错了方向？具体就说不清楚了，总之那马车载进‘亮水白儿’了，他们的东西也都掉里头了，光捞到的就有七八个大箱子。据他们家老妈子说，他家还有个装金银珠宝的小箱子，好些人去捞，没捞到，不知哪儿去了，都说是沉在‘亮水白儿’水底下呢，要不然‘亮水白儿’怎么银光闪闪的呢？谁

知道！”

“那个小老婆呢？她没死？”

“嗯，她没死。逃跑的那天，这家的老婆回娘家去了，那大老婆不得意她，也不知是不是故意专挑那天跑的。这老婆两天后才回来，这才知道家里出事了，人全没啦！‘土改’了，房子、田地，都不归他们了，她没处去呀，就坐在门楼石头台阶那儿哭。那时候，咱们院儿里的柿子树叶都差不多掉光了，你想天得多凉啊。我过去劝她，快别坐凉地上了，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啊。”

“她怀着孩子？”

“可不，怀有五个多月了吧，已经显怀了，一眼就能看出来了。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？因为那天她穿着一件水蓝缎子面的夹袄。那种水蓝特鲜亮，我也有一件，还是我出嫁的时候，我妈给我做的呢，不过我一直没舍得穿，压箱底儿了。”

姥姥的东西我全都清楚，我一边嚷嚷：“我知道我知道。”一边跑去拍那个躺柜，告诉老妗子，衣裳就在这里头呢。

“这孩子，哪儿都得给你翻到，真没办法！”姥姥嘟囔。

“又没办法！又没办法！不跟你好了！”我嘟着嘴，可是不一会儿，我又栖在姥姥身边了。

“我见那小老婆没处去，好心叫她到我们这院儿休息休息，她过来喝了口水，告诉我说她有办法，也没多待就走了。我以为她回娘家去了，想不到，第二天，那水蓝的影子竟出现在牛瘫巴家，她成牛瘫巴的老婆啦！”

“牛瘫巴也不嫌恶她？”

“嫌恶？高兴还来不及呢！牛瘫巴人瘫在炕上，穷得叮当响，突然有了这么个如花似玉的老婆，乐得嘴儿都合不上呀。第二年春天，孩子就生下来啦，不姓闫，随牛瘫巴也姓牛，就是牛广福。”

我掰着手指头算，地主婆是牛广福的妈，牛广福是牛大民他爸，那么，牛大民就是地主婆的孙子了呗。我问姥姥对不对。

“对呀，你这小嘴儿，可不兴到外头乱说去！来，姥姥把发绺子给你解下来吧，你该睡觉了。”姥姥说着，解

我的发绦子。

“您老说那姓闫的地主和乐亭先生有冤仇？”

“是啊，这可不能外传哪。”

“您老请放心。”

“这里头的故事长着呢，听我慢慢儿跟你说吧。乐亭先生第一次来咱们这儿唱大鼓是在前年（指1976年）入冬的时候，为了庆祝咱们村在唐山大地震中震倒了的那两处房子重新建好，咱们大队特意派人到乐亭请他过来唱的，不知你还记得不？”

“怎能不记得呀，头一出唱的是《王二姐思夫》，唱的那个好哇。您说他个瞎老爷子吧，一举手一投足，怎么就活脱脱儿演成了个大姑娘呢？您听着：‘八月里的秋风儿阵阵凉，一场的白露啊，严霜儿那么一场，严霜儿单打那根儿，独根儿的草，挂哒扁儿甩子儿，就在荞麦叶上……’”老妗子抿着头发唱起来了，唱着唱着忽然住了嘴儿，难为情地咯咯笑着滚到被卧垛上去。平日里，老妗子烧火、做饭，我就听见她哼这个调调。

姥姥笑着用手指指老妗子，接口唱道：“雁儿飞南北

知道冷热呀，那位王二姑娘，在绣楼盼想才郎。”姥姥声儿粗，可唱起来倒好听，她说这地方人爱听大鼓，听多了自然会唱两句。

窗台上摆着一盆对对红，开着几朵大红的喇叭花，姥姥掐下一朵递给老妗子，老妗子接过去插到头发上，那个鲜亮啊，像只花喜鹊似的跳到地上，唱了起来：

“张廷秀上南京前去纳卷，一走走了这六个年头儿，你就老不还乡……想我的二哥啊，一天我们吃不下去那半碗儿鸡蛋炒饭……你们瞧饿得我们，前心儿贴在我的后腔，你们谁见过呀，十七八的大姑娘了，我们走道儿拄着拐棍儿，离开那根儿拐棍儿，我们手儿扶着墙……”老妗子唱到拄拐，顺手就抄起姥姥的长烟袋一瘸一拐地拄上，唱到扶墙，就扭搭扭搭跑去趴在墙上，真滑稽！我给逗得捧着肚子笑，姥姥也乐得够呛。

过后，老妗子把大红花摘下来给了我，挨着姥姥坐下，请姥姥接着讲。

“西院儿好些年没正经住人也没维护，下雨就漏。前年春天，大队组织翻修过屋顶，发现房梁上还藏着东西